

海

峰

文

集

海峰文集卷六目錄

桐城劉大魁著

傳

偃師知縣盧君傳

盧氏二母傳

胡孝子傳

阮君傳

誥贈通奉大夫程君傳

江先生傳

方氏庶母傳

鄭之文傳

江貞女傳

吳貞女傳

義士吳君傳

乞人張氏傳

樵髯傳

鄭氏節母傳

吳節婦傳

程孺人傳

錢節婦傳

胡節婦傳

張復齋傳

程書原傳

鄉飲賓金君傳

贈大夫方君傳

封大夫方君傳

蘭齋先生傳

蝠巢翁傳

方氏節母傳

汪烈女傳

胡母謝太孺人傳

李節婦傳

記方節婦事

記楊節婦陸氏事

知上猶縣方君傳

松江府通判許君傳

芋園張君傳

金氏節母傳

贈大夫閔公傳

海峰文集卷六

桐城劉大槩著

受業方

國校錄

傳

偃師知縣盧君傳

盧君者德州人也。其大父世滋，世滋弟世淮，以博學工詩名於當世。君名道悅，字喜臣，嘗知河南偃師縣。既老而休矣，而偃師之民思其德。偃師有潁溪，君為治時嘗遊息其地，民於是創為生祠。歲時率子弟羅拜其下，稱觥為君壽。其鄉先生有道過

偃師者父老知為君之里人皆更來問我公康強
無疾病否告以無恙皆相與額手稱慶以君之既
去而民思之如此則知君之德常在民也君之未
治偃師初出為陝之隴西縣寇賊環境民困於悉
索而君拊循之如恐不至然亦用是得過於上官
上官誣以罪而君乃罷去盧君年三十成進士當
康熙之九年又七年知隴西未及一年罷罷八年
復起為偃師偃師是時旱三年矣而同郡登封縣
方興徭役米價騰踊有婦人餓死於室而夫猶忍

饑就役。君為請於大府。發帑以賑。民皆戴大府而不知君之為陰德也。然君終不自言。君既沒。其門人從敝簾中得其上書遺藁。乃知之。然則君之德在偃師者何如也。君為偃師凡十年。於是年六十五矣。遂告歸。歸二十年。而君之長子見曾以進士知四水之洪雅。亦以廉能稱。

贊曰。余與君之子見曾交。而後得聞君之賢。見曾字抱孫。澄然豁達有度。讀其詩。閎俊可喜。以是知盧氏世有聞人矣。古有克家不隕其先緒。其抱孫

謂邪

柳子厚稱史遷文為峻潔義頗難曉細玩此文
乃益歎子厚之知言

盧氏二母傳

余與盧君抱孫交。聞抱孫言抱孫之嫡母程孺人及生母王氏相愛敬無已。抱孫與其弟翼孫皆生於王氏。而程孺人撫字之如已出。抱孫兄弟既就傅。或嬉戲有過失。而抱孫之尊府督責笞撻之。程孺人爲泣下。而王氏顧獨喜。然王氏見程孺人泣。亦故泣。既引退而後加之。以訓辭。未嘗不喟然而歎也。曰嗟乎。在易之家人。以正位爲統紀。嫡妾之義不明。則家道乖。而父子之恩絕。兄弟之倫廢矣。

故曰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妾為女君君之長子三年所以同其憂喜而潛移其嫉妒也后妃夫人能逮下而樛木螽斯之頌興南國化之嘒彼小星江有汜之詩作焉自女教衰微而世之為人子者多不獲其所或短折而末如之何聞程孺人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彼以禽犢為愛使其子怙寵滅義不克自樹立以至於碌碌無所短長其與王氏諄誨之嚴者何其倍哉夫自古賢人修士之生蓋必有母教云

義意之高深神韻之古雅如置身三古以上駐
足太華之巔

胡孝子傳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為人
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遭罷癘之疾。長
卧牀褥。而孝子常左右之。無違。自卧起。以至飲食
澹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為也。孝
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為母盥沐烹飪。進朝饌。
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隣媪。
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媪辭叩則行。數里外遙致其
舂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裙穢污。自浣滌之。孝

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遇肉食即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隣有伶優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為藉艸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霽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

既沒負土成墳。即墳傍掛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父母沒於家而不知其時日。豈意鄉里傭僱之間。懷篤行深愛之德。有不忍一夕離其親。宿於外。如胡君者哉。胡君字汝彩。父曰志賢。又同里有潘元生者。入自外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奮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異。然愚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無及矣。勇如元生。蓋

亦有足多者余故為附著之

摹寫極真質而不俚直逼史記

阮君傳

阮君世恩字聿修桐城人也父曰暉吉余嘗志其墓矣世恩兄世忠為學官弟子兄弟兩人生而相友愛無間相對則驩甚一人以事出則皆終日傍皇不寧夜常同榻而臥有疾病則親視湯藥未嘗頃刻離世忠讀書佛寺忽嘔血世恩時以為憂丁卯之春世忠自為棺而世恩監匠者髹漆其上漆者言兄死當在七八月世恩即慘愴悲懷自以二子小百晷日皆成人而兄一子無母且幼未授室

願以身代禱於上下神祇。凡刺血書詞十七紙。而世恩是年遂得疾。踰年世忠病甚。醫多言不治。世恩與同榻卧。而使其二子更迭候夜間。則復禱如前。又刺血書詞十七紙。世忠尋愈。而世恩遂以是年七月四日卒。然不以告於世忠。既沒而曉日出。其父書詞。然後知之。嗚呼。世恩可謂善事兄長者矣。天下之達道五門。內居其三。而世俗之人。知其一曰夫婦而已。其能孝於父母者。百不一二見。而友於兄弟。則又加少焉。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

一曰不孝之刑四曰不弟之刑然余以為不弟則猶之其不孝也故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往年嘗見友人示所為智仁圖智縮仁橫智高以寸則仁廣亦以寸故使智足以及其父母則自父母而下凡父母之所生遇之無不仁矣智足以及其祖父母則自祖父母而下凡祖父母之所生遇之無不仁矣推而上之聖人之智極於天則自天而下凡四海九州之內鳥獸草木無一物而不在姁嫗覆育之中善哉斯言也夫命之為人而智不足以及

其父母則其去禽獸幾何哉。世忠世恩其操履亦
閨門庸行之常無異於人者。然求之世俗何其難
得而可敬也。於是慨然流涕而書之。以為阮君傳
議論正大有關世教之文。

誥贈通奉大夫程君傳

程君諱之鴻字漢翔世為徽州郡城北門人贈中
憲大夫字聲玉者其父也君由國子生需次縣佐
其後以嗣孫世桂之職誥贈通奉大夫新安在萬
山之中少土田非服賈於外則無以為生故程君
年二十即奉其父命理監筴於豫章而君即請於
父母願自今永守豫章之業蓋其心欲使其身長
在豫章則得以長依子舍也其後父母沒卜塋於
城北之烏石山而君即虛其左以自為塚壙蓋其

心欲使其身之既沒。雖幽宅之中。猶得以長侍父。母不違也。君初娶潘氏。潘氏性賢孝。能得其父母之歡心。未幾潘早卒。有來議昏者。而君以婦人之能和淑其性。以事舅姑。如潘氏者。未可概望之他族。即不如潘氏。是子之不孝。以致婦姑之勃谿也。且兩弟皆有子。是即予之子也。於是終身不復更娶。獨居者五十餘年。年七十九而終焉。彼婦人之失儷。改適者多矣。况男子乎。蓋其心惟知有父母。而於世俗之所謂慕少艾。慕妻子者。一皆屏絕之。

而不復知其可慕也。嗚呼！子事父母，人心所自致。雖當羣不孝之時，而世常有純孝之一人，孤生於其際，此以知人性之皆善也。夫其人而既能孝弟，雖在異域，吾固樂得而親之；其人既往，不可復見矣，而其行具在，吾又樂得而傳之。蓋將以告天下後世之為人子，而漠然不相維繫於其親者，使聞風而自省焉。

贊曰：天藏其半於地之下，人不能一視而盡見也。道藏其半於混沌之表，雖聖人不能以一人而周

知也。無後者孟子之所謂不孝。以故世俗無貴賤
賢愚。皇皇以娶婦為事。將以求後也。婦既入門。詬
誶鬻爭。使其父母不得安其子。一日之養。程君懼
焉。顧乃以無後為孝。而不娶以終身。此其道豈淺
學拘儒之所能識乎。

掃除枝葉。獨存直幹。此之謂峻潔。

江先生傳

先生始就外傳見邱氏補大學衍義之書其中徵引周禮即求取周禮全文誦之自是旁通十三經而於禮經尤深謂朱子儀禮通解雖屢經續輯尚多闕遺乃廣摭前載為禮經綱目八十八卷而古禮燦然可觀其平生所為書於周禮則有疑義舉要於戴記則有深衣考誤訓義擇言於春秋則有地理考實又精於天官星歷其書則有歷學補論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恒氣注歷辨歲

實消長辨於樂則有律呂闡微於音韻則有音學
辨微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於步算則有推步法
解中西合法擬草其外又有論語瑣言鄉黨圖考
近思錄集注讀書隨筆凡書二十餘編共百餘卷
藏於家嗚呼可謂多矣蓋先生生而好古而窮不
見用於世則益專其心於遠稽遐覽終身樂之無
休暇其於古之制度名物必參互而得其據證先
生未之辨明則其說具載方冊之中而人顧莫之
見及先生指以示人則人皆恍然自失而不啻其

心所欲言信乎其為博聞強識之君子也。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稱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以語鄉人乃相與輸田輸穀立義倉行之三十年而先生之鄉其民不知有饑歲嘗一至京師朝廷方開三禮之館卿士預修三禮者就質所疑先生為置辨皆暢然意滿稱善其後有欲以先生之書薦聞於朝者先生自顧年老無可復用而京師舊遊皆凋謝乃感愴辭避卒不就先生年八十二其卒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也。自六經遭秦火而

亡而詩書傳記之。文學者如蒙雲翳。猶賴有山澤
逸遺之士。窮年兀兀於其中。遞相推測。隱度蓋其
義。有自漢儒修補以來。歷魏晉唐宋元明二千餘
歲。代加排闥。直至今日。而始明者。則夫經生之維
繫於斯世。豈淺小哉。先生存則頽然一老。力學於
深巖絕壑之間。朝士大夫無過而問者。先生沒則
斯文淪喪。後生新進。猝有志於學問。於何執經而
請業焉。此士之述遭憔悴為舉世之所不為者。聞
先生之卒。不能不盡然流涕以悲也。先生婺源之

江灣人姓江氏名永字慎修

慎修先生窮經績學而一世不遇與德清胡先生
肅明正同此文足為吐氣 邇相推測隱度
有直至今日而始明者至公至當可百世以俟
聖人

方氏庶母傳

歎之靈山方氏有贈中憲大夫者諱漣字清若其側室林氏蓋賢者也初大夫之配贈恭人許氏將為大夫置妾而以同里之近得於所見聞謂莫如林賢其家雖微而獨嫻禮教故林年二十有二來歸於大夫恭人治家有法惟林氏能贊襄之終其身無違言及大夫病且革林氏曰吾雖不知書然聞前世有刲股以療長上之疾者使其術誠驗吾何惜一肢之殘而忍坐視乎因割肉和藥以進蓋

林氏固知大夫疾不起而心冀其生不自知其痛苦也。大夫沒時林年纔三十二。今七十餘矣。蒼然白髮而足跡未嘗出戶外。雖四隣東西莫辨也。余讀詩至桃夭曰。宜其家人。蓋嘗掩卷而三歎焉。家道之乖人倫之廢恒必由於婦人。嫡妾之分不明而上虐使其下。下侵侮其上。則家人之位不正。品物何由而遂乎。故易首乾坤配以咸恒。歸妹之嫌在於以恒相承。而嚙彼小星。自安於命之不猶。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則自古側微之中未嘗無

賢者以不遇聖人故不傳而其賢終不可沒也。余觀林氏宜於大夫宜於恭人其在恭人輩行者宜焉下及卑幼亦宜焉。夫述林之生平以請余為文者大夫之孫矩也。而矩之請實奉其尊府之命。非感林氏之德不能忘於心。何以惓惓如是。則是於大夫恭人之子若孫無不宜也。可謂賢矣。乃為之贊曰。

古有內寵比屋連廬。娥嬪倭嬙閭鹿爭姝。是為逸欲習侈以踰。子夏賢賢乃易其色。匪曰怡情所崇。

在德居室之務實繁且穡相資以生相助為力維
彼恭人維德之隅閨門之內肅若宸居維林佐之
不遑走趨雞鳴盥漱矧敢康娛維林之歸其齒方
幼疇或嬉遊維禮是守疇或自專恭人是右今其
老矣率子提孫歲時慶賀燦然盈門年耄以尊氣
和以親酬酢么孺抑遜諄諄正容而語其顏孔溫
孰喜而嘖孰怒而嗔惟其盛德以莫不仁德修於
家其光有耀鄉里嗟咨咸思則效詠言藏之為來
者告

本六經為文其氣韻之古雅鏗鏘當求之秦漢
以上贊詞雄傑亦近昌黎

鄭之文傳

鄭之文者休寧人也字貞卿其為人武勇有直氣
中順治己丑兵部進士官浙江紹台道中軍守備
駐守台州自明之季世海寇嘗往來虜掠沿海諸
郡縣而台州地瀕海多山姦民乘寇氛未靖時時
竊發為亂叛服不常之文曰山寇雖逼其禍小海
寇雖遼其禍大譬之疾疹山寇疥癬耳一日遽率
麾下兵指寇所在盡捕殺之之文在台州五載當
順治之十三年叛將馬信作亂之文討平之以功

著名海上。先是福建泉州民鄭芝龍者。年少美姿貌。為海寇所獲。由是往來海中。盡知其俗尚人情。而諸盜奉以為渠帥。明之將亡。唐王在閩。晉爵芝龍南安侯。及

大清兵至。芝龍以其部降。遂使總督浙閩。而芝龍之子鄭成功。猶聚徒海中。數入寇。十四年。賊眾大舉。以寇台州。之文與戰。不利。乃登城自守。其家人或曰。城且陷矣。之文曰。吾職在守城。城一日不破。未可死也。相持一月餘。而城陷。成功聞之。文名欲

生得之以刃脅使降之文不屈不食五日不得死
罵賊不已賊乃出攻城梯倒縛之文於其上而鞭
笞之鞭之愈急罵愈厲遂見殺而其家同時死者
至十有八人賊退之文家有故奴朱氏取其尸將
歛而賊攜之文頭歸海中奴遂入海詣賊營求之
賊初不許奴哭日夜不絕聲賊以奴為義乃擲還
之文頭而奴以歸歛焉之文每一飯盡米一斗及
戰所向無敵以故賊愛其武勇而欲生致之之文
死時有妾二人女子子一人二妾請先自經死其

女見母死亦碎首而死於階下康熙二年我朝加恩死事者而之文一子承恩早卒乃以其兄子以祝為其後世襲拖沙喇哈番以祝死子賢政嗣雍正二年

天子念其功賜祭乾隆三十二年復

加恩世襲恩騎尉永永無替雖至今台州人猶立廟祀之不絕云劉子曰鄭君用牧與余交最善為言其族人之文死台州事甚詳因請為之傳余謂傳者史官之職也余不可以侵其官而用牧以國

史所書為里巷之人所不見終以請聊為述之如此

可云善於叙事

江貞女傳

貞女姓江氏。錢塘人也。其父名煜。以進士謁選京師。將為岳州守備。而是時吳門有顧君朝楹者。同選得荊州。兩人同在京師謁選。仕又同方。既相知。因相愛。兩家家書至。顧氏生男。江氏生女。嘉興沈光庭者。往來兩家甚習。因為議婚。及之官。荊州與岳州地近相望。顧君至岳州。遂以宮錦團扇水晶連環授江氏。幼女以為訂時。兩家子女纔周歲。其後顧君罷去。攜其子歸里。江君亦被議入京補官。

兩家音問濶絕歲在乙卯有妄人謠言顧氏子病
沒貞女時九齡聞之悲涕遂不食且絕去一切嬉
戲事貞女性幽靜好讀書嘗見古今節烈則欣然
喜及聞謠言每背人而泣其後五年江君補官安
慶貞女年十三一日顧謂其母曰兒旬日以來無
故心自驚至夜輒煩寃不安寢此何祥也語罷即
淚出而是秋沈光庭以顧君書至則顧氏子已於
初夏之月殤矣貞女聞之慟幾絕然見父母悲哀
乃徐曰父母在兒何敢死然在四年前謠言乍傳

心死矣。遂欲歸顧氏。父母憐其幼小。且遠隔千餘里。不忍其去。又不欲重違其志。姑允之。而貞女見母氏病。卧經年。恐傷父母心。乃暫留侍。夜則衣不解帶。日則長齋糲食。每謂己身為他。而一心習苦。以奉父母。為事父母喜。則女亦喜。父母憂。則女亦憂。飲食醫藥。不以任奴婢。更勤紡績。以佐甘旨。父母偶有所思。必竭力致之。然貞女雖身依父母。之側。而欲歸顧氏。其心未嘗一日忘也。既留侍十有七年。將歸。江君使人於吳門。而顧氏書來。以貧乏。

為辭。貞女曰：維貧何害？吾所求者，屋一間，飯一盂，死則一棺，抔土而已。越五年，顧君嗣子德煒復以救死，不贍無家，可歸辭。貞女曰：予不幸值顧氏門，祚之衰，幼叔零丁窮窶，撫遺孤，延先祀，予之責也。即力有不逮，盡瘁而死，亦可見翁姑於地下也。自是貞女欲歸顧氏，心益迫，浩然不可復挽。乃以辛巳之四月，攜僕從乘舟直抵吳門，先使問而嗣子德煒詣舟次，執禮甚恭，翼日賞冠帔吉服以來。貞女曰：吾舅已亡，吾姑服未闋，何吉可從？乃角簪布

衣以往。其顧氏家人亦皆素服迎勞道旁。觀者咸歎嗟。以為知禮。貞女既歸顧氏。德煒奉卹嫂為一家之主。正名分別尊卑。三日而祭。且曰。待德煒生子。即以為長兄。後貞女樓居。惟女紅是務。其他家政不欲聞。然德煒遇家有鉅事。必偕生母詣樓就嫂氏商確。德煒又為其兄修墳墓。植宰樹。追繪儀容。德煒少年。其篤於友愛如此。貞女蓋得所歸矣。贊曰。婦以從夫為義。其未字則未成。其為夫婦也。考於經。未聞女在家而矢節者。然近世以來。俗與

古異男女方在襁抱而父母已為許婚相許既定則亦有從一以終之道矣貞女之孝義乃在幼穉之年蓋其天性純明度越尋常人遠甚豈可以拘迂擬議哉

至性出於自然雖非聖人中庸之道亦自不可磨滅文能曲折摹寫使讀之者悽然淚下前叙結婚處何其似史記也

吳貞女傳

歙之龍池吳氏有女曰滿好幼通書史大指年十六許字同里汪氏納徵請期之禮既畢將嫁矣而汪氏子病死女時倚樓檻立聞訃至則欲墜樓而死賴家人急挽之得生然其欲死之心不能一日忘也父母諭之曰爾欲往事爾姑乎爾生不識夫婿何如人遽欲從之如此父母辛勤養育十餘年反棄之不顧耶女聞之乃母子相抱而哭久之女乃幡然曰兒今誓養父母老死閨中矣自是欲死

之志稍息而事父母以孝聞。女素通書史。知禮儀。宜於家衆。間為歌詩。雖不盡工。而能自道其性情。女紅尤擅絕。一時里人聞女賢。且才而不即死。未必甘以處女終。宜可力撼以動。復使通媒妁之言。女聞之默然。詰朝。聞樓上有哭聲。母趨往視之。則見女伏跼祖祀之前。而髮已截去。其半女忽顧見母氏來。則以袂蒙面曰。兒不孝。羞見父母也。復母子相抱而哭。自是外人無復敢議昏。而女事父母愈益謹。母病則刲股以救。櫛沐飲食溲便。皆躬自

扶持積日夜不知其勞瘁其後父母相繼逝女愈欲求死而未得其道乃不飲酒不食肉不言不笑以終其身蓋其行有為士大夫所難能者女之父曰正通祖曰文瀚以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卒年四十有七

贊曰歸氏熙甫著貞女之論以為女嫁而後夫婦之道成未嫁而欲死其夫或終不改適非先王之禮也其說既美矣然今之時與古之時異且人各有其性情余觀貞女之欲死及不死而終身致孝

養其親百世之下聞其風猶將遽生其禮義之心
慷慨歔歔欲泣而不能自禁況於身親見之哉

神韻生動似史記

義士吳君傳

吳君爾襄字贊公歙西溪南人也少以養親服賈
於豫章時值滇閩叛亂樂安隣逼閩疆閩寇突至
城且破君為倡率少壯力為防禦而樂安得免殘
僂樂安教諭許君者端人也義不受賊污將以身
殉而夙知吳君行義長者屬君以其妻子君許諾
許君既畢命而君哭之慟為經紀其喪而厚資之
以得扶柩歸塋臨川人聞君名且久亦以冠告君
君即買舟奔赴說邑令同盟諸生於泮宮更募鄉

民壯勇者共為防守之計及

王師至而寇平君率衆迎於道左且為民請命其所以保障臨川者猶之其在樂安也饒賊寇新安君以老母在堂適歸省視至吳城賊黨舉礮火擊其舟而君得飛帆疾過蓋其孝思若為天所佑云其後十餘年君在漢上夏逆以裁兵故而倡亂居民洶洶逃匿君以漢上屯鹽六百餘萬石匪惟商資抑且國賦所出復團結鄉兵固守而漢陽亦賴君以全蓋吳君以羈旅暫寓江漢之地而數為居

民捍禦災患其智勇有過人者然其居恒訥訥然人見之以為無所短長也

贊曰天下未嘗無才而伏處山巖為上之人所不知者多矣夫古者聖王之治天下必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後愚不肖者皆有以自託而各遂其生夫為天下得人是故在執政哉

直叙三四事掃除枝葉獨存老幹神味似史記

乞人張氏傳

楚之南。天地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石。流沙之西。天地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鴻雁。近世以來。天地之氣不鍾於士大夫。而鍾於窮餓行乞之人。合肥張美之。家在城北八十里之元潭。有女年十五。而同邑馬彥章來贅。張氏年二十八。而父母皆已死。生二女亦死。其舅馬青芝妻早死。有三子二女。三子彥章為長。彥章年四十餘又死。彥章死而青芝之二子皆幼。賴張氏以養。其二女賴張氏以嫁。其

後合肥歲連不登張氏奉其舅青芝及二叔南走
池州乞食而二叔又皆死張氏復奉其舅自池州
之桐城依左氏之廡下乞食挑野菜以養當是時
桐之民有欲娶張氏者而張氏以其舅老窮無歸
相依至死不忍去青芝死而張氏年已六十餘猶
間至余家行乞也古者婦事舅姑雞初鳴而盥漱
其禮曠千載不行矣然吾以為民秉之彛不盡絕
於人心縉紳大夫之家必有隆禮守義善事其舅
姑與孝子之事父母無異者而往往求之不可得

夫縉紳者衣食奉養之物備具也。然勃篲詬誶禁之而不止。窮餓至於行乞。苟可以依人而得食。不能禁其改適也。然至死不去而養其舅以終身。豈非其天性之篤摯有過人者哉。惜乎。其為女子。且窮而行乞也。設使斯人為丈夫而登於朝。寧則其於君父人倫之間。出其至性。必有建樹非常者。夫天地之氣。不能無所鍾也。明之亡也。金陵之乞人聞之而赴水以死。丈夫不能而女子能之。富貴者不能而乞人能之。亦可慨也夫。

借乞人以諷世當有讀之汗下

樵髯傳

樵髯翁姓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疎放
無文飾而多髭鬚因自號曰樵髯云少讀書聰穎
拔出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
不肯窮竟其學曰吾以自娛而已尤嗜弈棋常與
里人奕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凝神翁輒舉顧
曰我等豈真知奕者聊用為戲耳乃復效小兒輩
強為解事時時為人治病亦不用以為意諸富家
嘗與往來者病作欲得翁診視使僮奴候之翁方

據棋局。哢哢然。竟不往也。翁季父官建寧。翁隨至。建寧官廨。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絕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焉。

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勺園中。翁亦以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翁見余為文。亟求余書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樵髯傳。

寫出村野之態。如在目前。而文之高情遠韻。自見於筆墨蹊徑之外。

鄭氏節母傳

休寧鄭牧之母陳氏杭州仁和人。牧之父曰世迎，以仁和學官弟子入貢，除紹興新昌訓導，而性好山水，時時往來鷲嶺西湖間，故陳氏歸焉。是時新昌年已老，前娶程夫人生子六人，陳氏年十七來歸，踰年有身，未免，而新昌沒於杭州寓舍。陳氏聞之，涕泣曰：「若所生男也，則以舉而教之；女也，則死耳。」新昌沒五十日，而陳氏生男，是為鄭牧。家人議月給陳氏金錢為生計，而陳氏顧獨求得新昌。

沒時所書示家人二十五言者曰得此足矣新昌之將沒也口不能言乃手指几案索紙筆為書以懲戒後嗣其大旨在孝父母友兄弟讀書自勵毋自欺居家節儉有餘則濟姻友之窮家人出以授之且問其故陳氏曰吾以示吾子也新昌既沒陳氏依程夫人以居程夫人又沒則其艱辛有人所不能堪者程夫人臥病陳氏朝夕侍問無少間夫人卒時屬以手所種茶樹遺牧母母受之每歲採摘以供米鹽間則辟鑪或為諸孫補紉鍼鏤不去

手而一心。惟以教子為事。牧六歲則使就從兄受書。夜歸復親督之。倍諷。母嘗謂人性皆善。惟無良師友以弓藥而矢夾之。故任其驕恣。智慮日就昏鄙。惟知一己便利之私。而天所以生我其責之宜自任者。或昧焉。不知所事。終不可以為人。故凡鄉先達之賢多聞者。皆令其子執贄而受業。其門見里中有年少輕俊自喜者。輒謂牧曰。此其人爾。雖舊相識。不得以為友也。又嘗指室旁頽敗墻。謂牧曰。酒薄亟壞。墻薄亟傾。古之人寧敦母薄。殆為此。

耳。又曰：人所不足者，非財也。爾母以家貧，故而妄生不足，求豐殖於爾前人。又曰：人第自立，母以上官之知爾，而輒往有干謁。故里中至今稱陳氏母善教。牧為子，善聽母言，卒所就牧為孝子，以讀書善屬文，聲聞吳越之間。牧性孤介，與世多不合。雖以傭書授經為生，而取與無一介之苟。督學使者及郡守，多重其文行，而牧於就試外，未嘗一有所干。從母氏之教也。母嘗讀衛敬瑜之妻王氏所作孤燕詩，感其義，為潛繡孤燕衣袂間，而更刺王氏

詩於孤燕之旁然用以自矢秘不示人也母既沒而家人檢括其衣匱始見之母平生喜道人間節烈事牧之族世母汪氏者以死殉夫而無子葬在淺土而墓石未立母時時以為言值歲凶人有饋牧金者母大喜謂可為墓石之資即用以作碑碑成更期以來歲清明祭掃率婦女往拜其墓而病不及待矣母家故貧而族人之貧不自存者多典衣質錢以濟之故母之沒族人無親疎遠邇皆為流涕云

贊曰余與母之子鄭牧交遊既知牧賢而後得聞
母夫人之賢蓋其通達大義為男子之所難能非
徒節孝也家雖貧而聞譽流於鄉族詩所謂高朗
令終其母之謂乎

以陳氏之善教其子為案首尾一線法自古人
來而行文峻潔

吳節婦傳

歙縣吳君文采之夫人程氏。父曰之陞。年十九來歸。越八年而文采沒於漢陽旅舍。夫人勵冰雪之操。二十有九年。卒之年五十有五。有子映烈。幼多疾。夫人撫教之如嚴師。然嘗謂之曰。吾所以隱忍苟活者。為爾也。父子兄弟慈孝友恭之道。乃人心自有之善。若甘為愚下而大節不之省。辱先人矣。故其子既成立。知大義。以能顯揚其母氏之賢。當夫人之未歸而為女子也。即以孝事其父母。聞於

閭里及其既歸而廟見為夫人之長上者咸相慶賀以為得賢婦其在卑幼者親見夫人之容止而自慚以為非所及夫人推其事父者以事舅推其事母者以事姑又推其事舅姑者以事祖舅姑莫不順適各得其歡心祖舅姑既沒喪祭之禮畢而夫君之凶問至自漢陽蓋夫人自是無意於人世矣然其事舅姑誠敬益隆盡力以供其衣服飲食藥餌之宜未嘗或假手奴婢吳君綜理賈業能擴而充之使日大然循循禮法不隨世俗為華靡又

性好書史。閉門雋誦。而囊無私錢。以故夫人守節
廿餘年。家雖豐贍。而俯仰不啻窶人。婦夫以一女
子。寂處閨門。心思既無所控告。况熒熒孱嫠。抱數
歲之孤。上有繼姑在堂。諸叔咸幼。叔姒性剛柔靜
躁不齊。而夫人主持家政。處之有餘裕。無能間毀
其日用之百需。及姻親酬酢往來之費。仰給尊舅
者。月惟千錢。而夫人勤女紅。躬織紉。極艱辛。以相
補助。夫人之父程翁。家素饒。而諸子蕩棄。以致中
落。翁有妾三人。子皆幼。慮其後之不給。嘗私積白

金千兩一日陰以授夫人使代為藏蓄夫人度日雖艱窘而兢兢保此千金不敢視為已有卒待其幼弟之饑困全畀其庶母婢攜歸以供朝夕當是時兩家內外無一人知者父既沒而母汪氏貧甚夫人於母病則省視維勤亟進藥餌母沒則購助衣食且經營其塋地蓋終始竭其力於親而夫人實非有餘力也乾隆三十六年映烈撰次母夫人之行上之大府以達

朝廷建坊以旌而春秋祠祀不絕

論曰利祿之中人深矣。自中朝士大夫於持權秉勢之地。疾趨如寇。鳧常甘心毀名節。蒙耻辱以求之。彼非不知其污賤而不可為也。顧有所不能捨者耳。夫人以女婦而凜生者不愧之義。其志行概之於烈丈夫亦何讓哉。

寫出閨閣幽隱人情所難言處使人如見得史公神髓

程孺人傳

孺人姓程氏。父御龍。以文行著於鄉里。母曹氏。早卒。孺人育於其姑之家。姑故富家。孺人依倚之。且十餘歲。及歸吳君。崙上舅姑私相語曰。吾家貧甚。恐新婦之弗堪。奈何。每旦晚。問視舅姑。輒微窺新婦顏色。久之。見其習勞苦。弗倦。天寒。冰雪澌濯衣衾。致兩手皸拆。或日午猶未食。而一心營堂上之養。終不使夫子聞知。舅姑乃始歎新婦賢。勞非他人所及也。如是者屢歲。困稍蘇。繼又大窘。一日吳

君被酒相視太息孺人指所著敝衣笑曰吾服此
踰二十年矣始吾父為諸生甚貧攻苦夜讀吾母
刺繡文佐之漏四下猶刀尺與書聲和答也及吳
君終困諸生或時感喟孺人又笑曰婦人且知命
豈男子顧不然乎舅姑既沒無遺貲吳君竭力以
養其兄嫂撫其兄之子延師教督而孺人常左右
之曰與我同室者皆舅姑子孫也思舅姑忍遺棄
其子孫乎孺人性端謹言動必以禮與夫子處終
身無狎侮之色治家有法勤灑掃精縫紉婢妾僕

役御之皆有恩誼。卒之日，家人無不感泣者。孺人始歸，生多不育。及年三十五，始生一子，曰定。孺人自以生子晚，又止一子，其教育視他人之母有加焉。孺人善病，乏乳，定幼亦多病。孺人愛之甚，盛夏不敢持扇，遇啼哭輒劬以行。及定長，從塾師受書，母督之愈嚴。或嬉戲有過失，必使長跪受杖，且喻以鞠育之辛勤，相持而泣。然定性純孝，定從余遊，每為余言及其母，未嘗不黯然垂涕也。孺人以乾隆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卒，歷年五十。卒之後三

年定娶程氏婦又數年定補縣學生將以報母氏之劬勞而光顯其母教者其在定也歟其在定也歟

雍容中節

錢節婦傳

節婦姓方氏桐城人父字于王許聘同里錢公田間先生之子孝則者方在童羈未嫁也當是時弘光據南京阮大鍼為兵部尚書以鉤黨逮田間甚急田間變姓名出亡而孝則從父行自白下抵震澤而吳中兵起孝則之母及弟妹皆赴震澤以死孝則脫身走匿稻田中賊去收其母弟尸權厝之而從父入閩其秋閩之延平破孝則奔汀州汀州亦破父子遂相失孝則乃間道入粵出入五嶺間

數年復入閩寄居邵武之寶蓮寺前後凡十三年
道路流離不得歸於是節婦年已長大家人趣使
他適伯叔兄弟交口一辭或詐報孝則在外死已
久以此惛節婦節婦慷慨曰固未必死雖死吾亦
義不容他適居久之卒待孝則歸成禮其相對如
賓客然其家雖貧然節婦不知其貧雍雍殊自得
也既九年先是田間自閩還娶徐氏以家居室隘
寄居書室中亡何田間復外出孝則以徐氏母不
可獨居乃侍宿書室門隅小室內室有夾牕臨野

族人或疑徐氏厚積與盜謀毀牕入縛孝則使俱入內室以刼徐氏孝則不許盜以斧劈其頭而死於是節婦蠶績自勤教其子以成立獨居三十餘年如初未字時也節婦年七十三始年二十五歸孝則九年孝則死又三十九年而節婦卒

贊曰余嘗考明亡時遺事夫婦父子奔走散失死亡者何可勝道節婦能不與人沈沒卒得令名豈非其志之異耶方其詐報孝則已死乃所謂不祥人矣節婦之姑亦方氏死震澤水者也一閨閨間

節烈相繼豈不偉哉悲夫

氣脉勇猛處從史記來

胡節婦傳

節婦舒氏黟縣人。笄適同里胡君上。越數年而寡。君上死而家益貧。其父母老。節婦力縫紉孝養。無違禮節。婦善為小兒帽。能隨人小大方圓曲折甚工。所居地去城市稍遠。村人爭買節婦所製帽。不假持刀尺。習女紅。而小兒皆有帽。以禦冬。節婦為帽甚勤。嚴寒時。兩手常見龜坼也。至盛夏則不持扇。不御蚊帳。以為常。舅姑相繼沒。節婦所貯工作錢。每以送死。立匱竭。而父彥安弟麟書赴試用。不

足節婦猶分所有以相給而自忘其窮節婦常欲
死其夫然冀得夫之從兄弟子或再從兄弟之子
一人以為其夫後故隱忍焉未死也嘗所讀書甚
衆自易詩書子史之外旁及星命青烏之說以五
行推測族戚人窮達壽夭小兒育不育多中嘗以
歸寧坐肩輿中指顧所歷山川當有吉壤可葬雖
慣習形家者流不能與之爭得失也

贊曰婦人以暴酒漿主中饋為義至於書史非所
宜講習然如節婦之守死無二則書史乃彼所為

立節之本源也。雖泛鶩極博，豈不益見其賢哉。
峻潔似子長。

張復齋傳

復齋先生姓張氏華容人也其先世自江南之和州遷居縣之游橋凡九世而生先生先生幼即善屬文入學後值吳逆之亂崎嶇兵革與弟召修負母循環往來巖谷間喘不得息康熙乙丑成進士知福建之晉江多善政上官將疏薦之而先生以母老乞終養百姓攀留不得相率供其食用泣送至洛陽橋者數萬人侍養既二十年乃起為江西之金谿值歲歉先生請穀得七千餘石多方賑貸

全活甚衆。會有上官倚朝貴為勢。其所屬郡縣皆脅使出門下而責以厚贄。先生不忍從。遂解組歸。金谿之百姓攀留泣送如晉江也。當在晉江時。有賈人怨其繼母之誅求而不養其父。其父詣縣訴。賈人行賄於先生。乞以貧為解。衆皆爭往視之。天方寒。賈人衣其父以新衣。而自著敝衣。為凍餓可憐之狀。且曰有衣皆以奉父矣。先生故怒視其父。曰子寒如此而不恤之邪。呼吏持大杖來。先生晚視賈人顏色如平常。碎指叱之曰。若見若父之將

受大杖也而安忍視之不孝何辭即以杖扑賈人而其父乃從旁泣先生出賄付其父曰以養爾餘年衆皆快之民逋賦久不能輸及輸逋則賦甚多先生詰知其鬻子也乃捐俸入贖而歸之有守瓜圃而斃者暮夜莫知其為誰先生集鄉民於社廟閉門使袒裼觀之一人膚體傷敗先生叱之曰若往而盜若介值若之警相毆相持以至於此其人即屈服先生之聽訟仁明多此類晉江人文比他邑為盛先生至則益勸勉其父兄使訓誨其子

弟其稍屬俊秀者親加賓禮焉由此晉江之童子
試至萬人先生之免金谿而歸足不履戶外而華
容在洞庭旁土卑而賦重當明之季世百姓多流
亡

國初定賦準原額每十畝損為六畝餘其後稍稍
增墾而清丈令下縣官指為欺隱將以全額上先
生曰我無中人之產顧里人不勝病矣因詣縣官
白其事謂此皆湖岸荒餘十常八九浸於水百姓
愚昧不知援例請平誤陷於罪若增比舊額其數

幾倍能不流亡乎夫百姓流亡他日獨不為官累
邪雖畝數不可隱而賦數固可減宜準湖鄉下地
例一畝糧止一升縣官信先生素長者察知愚民
情實無他卒如先生言華容人蒙其利至今先生
名召華字君實

贊曰先生在官前後僅四年故設施未竟然其為
利於民者多矣其議減湖田之賦華容人將築祠
以報而先生固止之此所謂陰德也雖使其子孫
世為三公豈為過乎

平平叙去自中準則由其熟於古人

程書原傳

尚書秋官卽程君晉升之尊府諱志洛字書原蓋純孝人也世居歙之巖鎮常以深愛之衷自致於人不見聞之地終其身如一日不求人知而世亦遂無知之者賴秋官之賢能推揚其先人之隱行使之表著於當時而因得以傳於後世秋官之言曰吾猶及見吾父事吾祖母時每昧爽吾父手執書策趨立寢門傾聽祖父母興居門啟卽入問安否吾祖母嘗謂吾父曰汝何故早起默默喜獨

立水琬門外。吾父至吾祖母寢室。必先過世父室。中間多置小門。而吾祖母喜飲泉水。因以琬盛泉水置門內。因謂之水琬門。蓋吾父晨興立此門者。前後凡數十年云。吾父與諸父相友愛無間。諸父或病篤。吾父輒至祖廟中焚香禱祝。若欲以身代者。然秋官之言如此。夫古稱舜為大孝。以其有頑嚚之父母。而又有傲弟如象者也。使弟傲非象。而無瞽瞍。以為其父。則雖孔子之至德。不得以孝稱。況在中人以下庸行之常。非有高遠難幾。足以

驚愚而動衆何由以自表見哉雖士之敦行不怠
非以求人知然為人子孫閔匿其父祖之德使湮
沒而不彰為文章操風化之權者知之而不言使
善人君子無傳於後世則後之為善者何以勸為
不善者何以勉焉此秋官所以索余文以誌之惓
惓而不已也府君素不欲以姓字傳於人世行一
善輒借名他人雍正乾隆間數舉賢良方正開博
學鴻詞之科在位有欲以府君薦者而府君輒辭
不受年七十以歲貢終平生好讀春秋及朱子綱

目之書有史抄數卷藏於家

贊曰余未識秋官秋官一見余文即以爲今之韓子因付託以其家傳不賢而能如是乎府君雖不遇於時秋官自致通顯而府君得贈如其官秋官亦可謂至孝矣然非府君之孝安得有子孝如秋官者哉

叙孝行處事本不多而文自斐亹早起默默句神似史記

鄉飲賓金君傳

金氏自石晉時由武林遷歙之呈坎其後徙居郡城由郡城徙居歙北之趙村而贈大夫復由趙村徙居巖鎮今為巖鎮人也贈大夫三子仲子長溥起家進士官吏部稽勲郎後十餘年吏部長子雲槐續成進士為翰林為御史次子榜於

皇上南巡以詩賦蒙恩擢授中書舍人然其家素貧而用隻手枝撐以漸至饒裕創建祠宇崇大其門閭則自吏部之兄長洪始長洪字師林少從塾

師讀書聞先生述古孝義長者英烈之事竊聽常
罔倦以家貧不暇攻舉子業而隨其父服賈鳩茲
廬鳳間然君雖溷跡賈人而至性醇篤嘗割臂肉
以療母疾尤與吏部相友愛吏部幼善病而君常
遠走百里外求醫數往返至是為之繭其母許恭
人亦歎息稱其賢以為所見世人兄弟間如此者
不多遘也贈大夫老而家居君在外致旨甘糗脯
無虛日必親自料簡不假手童僕嘗以王母塋地
不吉遂窮極青烏之書卒得改塋如吉卜君號善

持籌而動循理法。取利必以義。不欲競錐刀。以割
剝愚懦。自處甚約。而多急人之難。尤厚於族姻里
黨。不治經生家言。而諸孫所習文藝。輒能披覽其
大畧。有所指斥。必中其竅要。其於天下之務。時事
之利弊。較然明白。如自視其掌。遇事之盤錯。其精
神常鎮定。而卒能有剖決以解其紛。見人有爭訟。
或手足骨肉相傷殘。能以片言感悟之。使卒歸於
和好。蓋其理人之才。又如此。惜不得尺寸之柄。使
施之家國天下也。君當壯盛之年。而妃匹早逝。遂

不復娶曰世多吉甫之後妻而子未必如閔子家
道之乖每由於此喜親細務或諷其過勞則曰吾
雖不能如陶公之運甕而敢自暇逸乎哉郡守王
公聞其賢舉為鄉飲賓固辭不獲然非其意也

贊曰自管子相齊而士農工商之職分漢興賈誼
鼂錯上書言政治謂宜重耕農而抑商販然余觀
當時士大夫名在仕籍而所為皆賈豎之事也至
若賈名而儒行孝悌嫻睦無媿於獨行君子之德
是乃有道仁賢所重為賓禮也彼職業惡足以定

人哉。

前借吏部起峰作勢轉入主人筆力千鈞後只
平叙零碎而不失之煩贅論贊尤得史公之神

贈大夫方君傳

方君諱嗣文字肇西世居歙西之巖鎮自君之七世祖音獲禁方因以醫世其家而君之父承晟始以應世之才創興賈業君少以家事殷繁不暇攻舉子業用例入國學而從其父業賈於漢江之上然君雖溷跡賈人而性孝友執父之喪哀動行路事其母曲盡色養愛諸從弟必皆使得所然後已自君之上世歷數傳皆以利人濟物為心至於君尤為慈厚樂施與其於族戚之中有喪不能舉婚

不得遂者咸為經紀而周給之而於無告之焚獨尤加意憐恤至於友朋故舊有無相通患難相救終其身未嘗有吝色也。謂其子曰與其自奉過侈孰若節儉以裨人。巖鎮之中有橋曰心菴君之上世所建也。君重治其傾圯新其衢路雖多費不惜也。性坦直嘗面折人過及其能改則畧不以留於心。遇事之不平多為之解紛而不畏彊禦居恒寡言笑與人交澹如也。及其教誨子弟而隆師傅之儀其幣帛恭敬有非近今人所及者。

贊曰馬少游有言使鄉里稱善人足矣夫遠荒窮
微可以形勢聲華相震讐至於父母之邦其聞見
真矣一言一動之微鮮能逃其記注者故稱善於
天下猶易而稱善於鄉里為難後之君子馳騫於
閩海萬里之外而視鄉里之人如秦越漠然不以
繫其心宜其沒世而民不思也予聞方君之沒里
人有為流涕者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也豈不信哉

叙事簡潔論更精深

封大方君傳

封大夫方君諱祈宣字亦桓歙縣人也方氏自君之曾祖祖父皆業賈於楚中君年十八其祖年老家居父不欲遠離而君之兄祈昌方入郡庠為弟子君雖天資穎異而以遠業需經理甚急不得已而之楚游凡十年始歸君於人無問智愚賢否一皆推誠相結人或以其易與也而因售其欺以至逋累千萬旁觀皆為之不平君第與校曲直而已卒不以銜怨於中也至無故橫逆之來尤忍人所

不能忍。蓋其仁心愛人類如此。君家自上世以來。多厚德長者。其生殖豐裕。能以惠利及人。至於君。則處已雖儉。而周人之急。常恐其不及。族姻之有喪而不能歛。有子女而不能婚嫁者。均受其庇廕。乾隆辛未歲饑。於鄉里倡為賑卹。又捐惠濟倉穀。至白金三千兩。郡邑勸輸修城。亦且捐至千緡。伐石以平治鳳山之道。路煩費弗惜也。君之祖考嘗欲建丈祠而未就。君善繼其志。晨夕營度。不避淫潦毒暑。勤劬過甚。祠垂成而君遂至得疾不起。卒。

之歲年五十有九。君既性純孝，篤於友恭，而所遭多不幸。其尊府已見背，而祖母謝安人與其兄祈昌相隨以沒。踰年，嫂洪氏亦沒。君既執嫡母程恭人及繼母吳恭人程孺人之喪，過哀至毀，而有弟三人、弟婦二人，十數年間，後先徂喪。君於其間，侍湯藥，治喪殯，育孤幼，延師課讀，以婚以嫁，備禮盡瘁，蓋君於世事盡心力而為之者多矣。而庭闈之內，游遭閔凶，何以堪之。然則君之不幸，不得既乎中壽，雖曰脩短有命，亦其苦心勞力以致然也。女

兄弟四人雖已嫁而相愛養不啻在家時其適程氏者幼年守志一子復早夭其後家益落而以垂白撫孤孫君尤痛悼之臨沒時命其子分產以濟其困乏且為其身後計甚諄且詳焉

論曰世之儒者以誦說詩書自藩飾而倫類之間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多內省而慙至於方君者既棄儒術而事機利矣跡其平生所為求之縉紳先生何可易得哉嗚呼可謂淳篤君子矣

所遭多不幸事極繁冗而起伏抑揚神行一片

繭齋先生傳

繭齋先生姓左氏。明忠毅少保公之曾孫也。少為諸生。喜吟詠。而不屑為科舉時文之業。舊居縣城東門內。與貴顯子弟相聚飲酒。無虛日。一日忽棄去。城中宅遠。至東鄉百里之外。就其祖所遺產。所謂荷莊者。居焉。日率孫曾。僮僕。相與藝圃灌園。植花竹。以樂其志。而家亦日豐。先生為山人野服。數年不一至城市。而讀書慕義。日孳孳焉。里中縉紳長者。皆樂與交遊。往來荷莊者。率文學知名之士。

也。先生生十有九日而母夫人見背。其後尊府未
生。先生客遊卒於京師。先生抱痛終身。每值生忌
之辰。致敬致哀。見者皆為流涕。先生以家之中落
治以儉嗇。而與人交財利未嘗有纖介之苟。名流
過從。飲食必致其豐潔。先是里人有從先生假衣
褐者。先生曰。我家固無布衣。假衣者詭之。謂曰。子
之家乃遂一無布衣哉。先生恨其言。遂屏紉綺終
身不復御。蓋其有恒類如此。吾高祖之母忠毅公
之姑而先生之高老姑也。先生與吾家世有姻聯。

而余之兄女歸先生之孫行孝先生故丈人行而先生獨與余親善余多出在外先生時時念余不置取余嚮所寄素書揭置門屏間時其相思輒就而讀之及聞余歸則不待余席之溫而迎請之使者已至往往置酒上下其議論連日夜不輟以余之淪落於世世人之所共棄而先生顧愛重之如此此所以於先生之沒不能不歔歔而流涕也先生名文韓字秀起其所為詩直舉其心臆所欲言而深造於古人故多可傳者余嘗為之論定云

前半叙隱處之高後半極知己之感動中規矩

蝠巢翁傳

蝠巢翁姓嚴氏名紳字朋韭以國學生考授州通判世居桐城之東雙溪鎮鎮後有山曰靈壽故又自號為靈壽山人翁生而有異質母乳之則兩足皆跪父某將任廣文歸自外而病卒翁生母劉氏哀痛以至瞽其目既十餘歲矣翁朝夕以舌舐之而母目復明翁前母陸氏生女一人適吳氏早寡焚焚孤弱翁撫育之以至成人其後遺孤又卒惟兩孤孫在而翁同母女弟適某氏亦寡且貧翁皆

辛勤為經理其家終身無倦色康熙甲午歲大祲
鄉先生奉觀察之命來溪上為粥糜以賑翁曰飢
者數十里而來一啜粥而歸歸則復飢其老弱難
行者終不得食是不如計口授米之為得也飢民
賴以全活甚衆而賑米之羨復買山以瘞枯骨其
後荒年有賑濟之役皆倣此以行而不知翁實倡
之也翁有治劇之才而不得施設鄉隣有爭鬭必
以質之翁而獄訟乃息然翁特勵志讀書夜讀常
至雞鳴工詩善草書相國張文和公見而愛之曰

里中有此才。何可使老於林泉乎。欲薦之而卒不果。命也夫。

贊曰。余與翁之子伯顧同學相愛。而翁之幼子丹曉。余再從女弟夫也。故於翁之行事。知之為詳。伯顧亦工詩。伯顧既沒。丹曉出其平生遺稿。俾余論定之。將刊刻以行於世云。

簡潔

方氏節母傳

歙嚴鎮方君肇西之繼室吳氏年二十一來歸七年而肇西病卒於時氏年二十八歲凡守節三十三年其孫尚錦上其事於大府乾隆壬辰得

俞旨建坊旌表方肇石就工而太孺人遽以是秋長逝蓋自太孺人既歸方氏而方氏遭家不淑肇西既早卒而母氏謝安人壽終太孺人以嫠婦奉持喪殯盡哀盡禮以至目矇不能視當是時肇西前室之子及太孺人所生子共五人而連喪其四

諸婦隨以沒者三人其死亡哭泣排比繼續有人
所不能堪者而太孺人之志彌堅常獨坐小樓終
日凝然非其子婦不見也太孺人年已五十其子
祈宣請以母節上聞而太孺人堅拒不許曰婦人
夫亡不嫁分也自居立節已非所安况敢膺朝廷
之寵命乎太孺人躬持儉約疏衣糲食至族姻里
黨之貧無以資者輒周卹之無難色自尚錦之曾
祖大生欲建支祠歷二世未成孫祈宣繼之功垂
成而身沒太孺人乃命祈宣之子及其諸子曰此

先人之志也。蓋亟成之。工作酒食。太孺人身任之。而不自知其勞瘁。祠成而後喜可知也。大生樂為善。然其志願多未竟。而巖鎮之南山。故有會文之館。其後移置鎮西。年遠傾頽。僅存遺址。鄉先生議欲脩復。太孺人聞之。復命諸孫推先志重建焉。又於其時重建鄉賢祠。三年之內。兩役並興。其費奢廣。而諸孫力行之。畧無所顧惜。太孺人之教也。贊曰。余觀女婦之以節孝著聞。惟新安為尤衆。蓋其流風使然。然獨太孺人所遭。備極人世之愁慘。

天殆摧挫之以玉其成也。若其眷眷以善繼先人之志為心。縉紳大夫或不能而女子能之。嗚呼。可謂賢矣。

叙事獨得史公之峻潔

汪烈女傳

古之人以死生為大。而孟子別之曰。可以死。可以無死。可以死而死。死之得其道者也。可以無死而無死。死之不得其道者也。人未有無故而責人以死者。其死之大端有二。曰臣死其君。婦死其夫。然余以為臣之死。君與婦之死。夫似同而實異。君臣以義合。故曰合則留。不合則去。夫婦以恩合。故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後之儒者不明於聖人之義。乃以夫婦之道為君臣之道。第責之以死。求其不改。

適而已夫。與共天位。與治夫職。與食天祿。有共事之義焉。而以臣之食祿。為受君之恩。吾之所不知也。事一君則不復可以去而他適。是以臣之事君。果如女之適人。夫所謂君臣者。豈竟同於夫婦哉。何以處夫伊尹之就湯。而就桀。何以處夫孔子之去魯。而之衛之齊。是伊尹孔子皆改適之女也。殷紂既亡。微箕且不從死。況他人哉。嗟乎子貢子路。孔子之高弟。彼且必責管仲以死矣。何怪乎後之儒者哉。古之君子。見幾而作。固不待國之危亡。早

已。絜。身。而。去。矣。是。可。以。無。死。也。如。其。勢。不。能。去。或。
嬰。守。土。之。責。而。城。陷。是。可。以。死。者。也。可。死。可。不。死。
之。間。此。之。不。可。不。審。也。後。世。女。許。字。而。未。及。適。人。
或。為。其。許。字。之。人。死。夫。未。及。適。人。是。未。嘗。壹。與。之。
齊。也。顧。且。死。是。死。之。不。得。其。道。也。雖。然。有。迫。之。以。
不。得。不。死。者。張。巡。許。遠。守。睢。陽。城。陷。而。不。死。將。何。
之。歟。之。喻。村。有。汪。氏。之。女。年。十。五。未。適。人。也。於。村。
中。觀。劇。而。有。強。暴。者。要。於。中。道。而。欲。汙。之。雖。其。母。
與。兄。奔。救。而。歸。明。日。女。卒。投。繯。而。死。是。迫。之。以。死。

而不得不死也。於是

朝廷正強暴之罪，以女為烈，建坊而旌之。吾獨怪後之儒者，混君臣於夫婦，且為之說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適二夫。不學之徒，習聞其說而信之，故余於汪氏女之死，有感於君臣之義，為作烈女傳。

凡發一論，必與聖賢經傳四面符合，乃為得之。若流俗人駭怪毋怪其然。

胡毋謝太孺人傳

經歷胡君與余先後同官於黔歛相處雖未久而
心相愛慕知胡君因以知其毋謝太孺人之賢蓋
胡君自西川發解以來沈淪末宦者數年而余竊
觀其為人循循恭謹不苟取不妄言於人未嘗有
疾聲厲色而守身惟恐其失墜雖其天質故溫醇
抑亦太孺人之教也太孺人母有五子經歷第序
在二兄曰為仁弟曰以仁體仁存仁凡與經歷遊
處者或未及與其諸昆李遊而諸昆李同沐太孺

人之教則皆可得而信其為人經歷常為余言若方在童稚時受母氏之笞督至今猶慄慄危懼雖其後壯而有室稍有愆違即令長跼受杖未嘗畧為寬贖也抑又聞太孺人之賢能尤有過人者胡氏世家福建之汀州經歷之祖以明經司平和之訓而不治生產疾卒於官賴其門弟子共為經紀而後得歸葬故經歷之尊府貧無以自存嘗棄舉子業而浮游於閩海然府君幼有令譽夙為族叔父嵩齡所重及嵩齡分知四川之綿州意欲得府

君朝夕與偕府君以家累辭乃許其畫室以行行
未臻任地而族叔父祖喪府君前後無所依倚道
里遠隔不得歸不獲已之潼川之中江寓焉當是
時室中空無有家累不減十餘口而太孺人拮据
操作獨任其艱辛且極力延師以課子膏油脩脯
敬禮有加焉即常所往來中其稍屬儒冠端亮者
太孺人未嘗敢薄慢恐其一日回長者之車子雖
欲親仁不得也太孺人身所御者疏布縞衣補綴
至再三而澣濯必使其鮮潔及其遇族戚里黨饑

寒窮迫常分所有以相恤而自忘其貧太孺人之父粵東大埔人也經歷名翠仁

贊曰自國論不及閨門之隱而為女婦者雖有尊行碩德無由自表見於世然偶有能傳道之而聲稱赫奕乃與中朝士大夫等太孺人寄處荒遐非其教子之嚴世亦孰得而悉其生平然則為父母而以姑息為愛與自棄其子何異哉

首尾只以教子一事為線

李節婦傳

節婦姓錢氏淮寧李生之妻也有子曰寧寧以書
來求為其母傳其言曰吾父為縣學弟子吾母世
為浙西名族年十九來歸吾父念大父母家世貧
困常冀得食祿之榮以顯其親攻苦誦讀吾母勤
女紅烹飪以佐之雖炎暑之朝風雪之夜無有間
息歲在丁酉吾父秋闈試罷得疾未逾月而徂寧
年甫及周吾母適生女弟一人哀毀欲死者數矣
然念大父母在堂寧兄妹方在懷抱勉以承舅姑

之養不敢以哀痛形於顏色。吾大母以吾父之亡憂鬱成疾。手足不能動履者數年。唯吾母常侍湯藥。雞初鳴即起。至夜分乃就寢息。吾父有弟二人及諸姑皆在穉齡。吾母勤撫教之。未飢而與之食。未渴而與之飲。衣垢則為之煩擗。衣敝則為之改作。迨二叔親迎。諸姑出嫁。而吾母之辛勤始謝焉。吾大父常號於衆曰。吾兒亡。賴有若婦在。乃天所留以存李氏之血食也。衆載其言。蓋自吾父之沒。今二十年。吾母年四十。而大母之疾忽瘳。寧亦

生子成人矣。信如斯言。則古陰禮所謂婦德節婦其無媿矣。其子寧年在弱冠。不遠千里求一言以揚其母氏之賢。李氏可謂有子哉。

就其子之言直叙簡淨

記方節婦事

節婦余氏桐城人年十八歸方氏夫曰錫庸十年生二子一女而其夫亡節婦念上有老姑下有弱息乃忍死以待然其夫伯叔兄弟之家願節婦之去不願其守也挫辱之百端不已節婦常吞聲飲泣而居卒奉其姑八十餘以終見其二子之成立凡婦人之守義以飢凍為苦余氏之夫家不貧而其苦比之飢凍有甚焉然後知大司徒教民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而又糾以八刑其一曰不睦

之刑蓋必教以興之復刑以督之然後九族之中
各安其分不敢相凌奪而鰥寡孤獨無不得所之
人古之教行於鄉而風俗淳厚其不以此也歟其
不以此也歟

記楊節婦陸氏事

陸氏者上元楊邦翰之妻也邦翰之父太學生毓春娶董氏生邦翰而側室劉氏生廷銓廷銓生一歲而毓春卒毓春家饒於貲而邦翰少讀書喪明有同族者覬其家之無人將傾其所有也於是邦翰無病一夕卒距毓春之亡纔十四日耳當是時陸氏年二十八歲毓春之母尚在堂而姑董氏新寡董氏迫遣劉氏而劉之子方且襁褓陸氏痛欲從夫死已又念楊氏之不絕者如綫而兩世孀姑

無以養乃不死而撫育其幼叔廷銓脩極艱辛以卒至成人廷銓入太學生子松年乃命松年為邦翰後酬嫂德也陸氏性澄澹喜佛法平居不事容飾而上奉兩姑惟謹松年今為博士弟子員

知上猶縣方君傳

方君諱求義字綺亭桐城人也。以貢士與修

實錄叙官得贛州之龍南。龍南在江右極邊。與粵東接壤。僻處群山中。風俗較他邑為淳。君初至。則欣然曰。是足以安余之拙矣。其莅官不欲以才顯。而一推其朴誠相示。歷署定南安。遠信豐諸縣。皆有聲。龍南有豪民廖氏兄弟五人。虎豹蛟龍為名號。橫行苦鄉里。而官吏莫能禁止。君至。則攝其渠魁至訟庭。諭以利害。而善遣之。諸廖咸感激自奮。

終君之任無敢縱肆者江右素饒裕歲偶儉不以災聞而君署安遠時適值歉歲是時布政使下令擅糶倉穀無益災黎而徒飽吏胥之貪竈前令皆一遵約束不敢上請君獨喟然曰誠使賑救及一邑之民生則余雖罷黜何憾焉遂急以災狀通牒大府其勢有不糶不可者方伯初聞之愕然而大府深加獎譽且檄屬邑皆倣此施行諸屬相繼請糶其全活不可勝計然君不自以為功德也在龍南十年有終歲不一至訟庭者囹圄之內草榛叢

塞乾隆九年以葬親解任歸里既一歲謁選補南安之上猶上猶亦江右之邊境風土約畧相似而君之治上猶一如其治龍南建社倉以備荒年創書院以興文教暇則攜一童雜坐樵夫田父間親訊疾苦故又別字樂巢使人之旁聽招延繪畫之士繪為桑麻圖以自鏡也

贊曰樂巢與余家世有姻連知其素行其兄子裕曾余甥也及其弟子玉成皆幼而失怙樂巢教育之無異己子蓋其門內之行尤有人所難能者豈

徒恩施一邑為良吏已哉

直叙二事而令之賢自見贊中補出門內之行
峻潔有法

松江府通判許君傳

許君諱曾裕字崙高一字南湖桐城人也君少卓犖有大志年甫六齡值母病篤即知長跼祖廟之前禱求至十餘日不倦稍長從塾師受學聰穎出其輩類於書無所不讀然其尊府以直諒為族人所怨怒興起獄訟十餘年而屈不可伸遂發憤以卒君抱痛於中復控於有司又十餘年而理始得直然君之精力壯志已消亡其過半矣不獲已乃入貲補官得通判松江水利船政松江地濱海舊

設巡海之船其名曰烏船嚮者通判監修上下多
侵漁其船遇風輒壞君獨親自驗試而其弊始除
先是遠人負販至松江松江姦民取其貨而負其
價直不還君至懲其尤狡黠者數人而負販皆戴
德感泣松江河道細狹易至填淤填淤則舟楫不
通而民田亦無以灌溉故冬日水涸用挑濬之工
其費皆出自民間積至巨萬有司粗為興築而浮
消其費大半君獨以私一已之裨載有限而取萬
民之膏血甚多於心不忍乃親量度深廣使其工

不得尺寸有差民咸呼舞以為數十年來所未有
因即河濱立石以紀其事濱海失業之民多通海
洋以逐利禁之不止君奉委巡察而海船之私貨
浮於口糧之外者至百餘艘君念窮民非有大姦
究徒以無知嗜利而自致干紀之誅必加詳報則
已雖有獲賊之譽而死者不可復生因潛請於布
政辰公懇其寬貰辰公察君愛民出中心之誠深
為激賞將議遷除而君以是年得疾於六月十八
日卒於松江之官舍年五十有八始君少時懷奇

負異欲有所建立於天下士大夫與君相知者咸
度君當為朝廷顯用而遭家多故不得遂其所欲
為及其筮仕秩居閒散徒奔趨抑鬱於羣衆之中
既為方伯所知庶幾有以展其足也而遂死豈其
信有命耶雖然以君之施設與夫世之貴顯而力
足有為者較焉豈其有歉於彼耶嗚呼可悲也已
贊曰君舉丈夫子四人而幼子國獨有志於古之
立言者國久從余遊而後余得聞君之始終甚脩
乃今知士之有懷而得以自遂者寡也然君雖不

得行其意於一時而後世將有興者矣尚何憾哉
於有才而不展其用處著精神意在筆先神居
象外

芋園張君傳

張君桐城人諱若泌字珊骨別字芋園大學士文端諱英之孫工部侍郎諱廷琬之子也中雍正乙卯鄉試當是時君之尊府及君之伯父相國宗伯皆在。

天子左右其伯叔兄弟多繫官中外家事繁殷惟君能以一身任之文端祠祀賢良安徽巡撫徐公實承諭祭其從隨廝役之人填隘賓館牲牢酒食惟君能餽餉踵至畧無缺漏少司空視學江蘇

兢業自持其所拔文章必命君再三讐校收棄宜
當號稱得人惟君之用力為多相國虧缺帑藏盡
括家產不足以償司空倡助白金萬計族人以次
捐輸猶不及數惟君能經營盡力事卒辦治邑東
溪水自龍眠兩山奔流數十里其勢洶湧相國創
建石橋以利民涉工程浩繁惟君能董其役早夜
勤視三年乃成其後日久橋漸崩塌司空捐金築
壩捍堤惟君能督工辛勩堤外居民恃以無恐堤
既成君更勒石以紀其事文端創立義田司空增

立義助廣惠及篤素公田。惟君出納賑施能不遺
不濫。君之弟早卒。撫育其二孤五女。一如已子。曾
歆以鄉舉第一人發解。曾產為學官名弟子。惟君
訓飭督教之功。長姊適孫氏。涪漁而姊夫早卒。仲
姊適顧氏。協鐘而顧氏家貧。惟君能饋問不絕。撫
教諸甥。皆得學業成立。乾隆乙亥丙子歲。凶民饑
司空捐米數百石以倡。惟君更牽率諸弟。舟運湘
湖米至穀。價既平。民食乃裕。既又以其餘米立永
惠之倉。豐則出貸以收薄息。歉則出糶以平市價。

邑有同善之會。所以濟死不能殮殮。而暴骸骨於野者。惟君能增益其費。日月滋長。恩施徧於閭閻。君天性克勤。司空嘗訓之曰。天與一日之年。必有一日之事。惟君能稟承其教。不憚煩勞。日出輒興。夜分猶不寐。應務之暇。即披覽書史。其於古人成敗得失。因革損益之宜。能羅列於胸中。尤詳禮制。邑人吉凶之儀。紛來取質。能人盡其意以去。蓋君之才。且有為如此。惜乎其僅見於鄉閭。未得施之邦國也。

贊曰當雍正之時桐城張氏之貴顯震驚天下而
芋園獨以鄉舉終其身夫豈力不能及蓋澹泊為
志不汲汲於榮利以致然也嗚呼豈不賢哉

通篇以惟君能三字為章法文甚峭勁

金氏節母傳

金氏節母許太恭人者歙之蕃邨人也年二十來歸金氏五聚歸五年而五聚客死京師先是五聚之父文啟早世遺孤五聚終五歲不能自存乃從王母冒葉姓而同居於葉而五聚又復早世遺孤公著終九閱月時恭人年二十四痛其天之旅觀未歸而姑年已老呱呱者寄食他姓欲死不可乃忍死以圖育金氏孤兒當是時金氏家本貧及五聚客死在外益無以為生太恭人躬自灌園作苦

常雜和藜苳為糜而一日多不再食嘗攜其孤於園中採摘茶芽茶未盈筐而日晡饑餓其孤牽裾欲還乃母子相向悲泣又嘗日暮自園中歸失足墜道左叢棘中下臨絕壑攀援久之乃得上先是恭人長子以痘殤因使遺孤往依郡城饒氏以避其疫染及聞孤復患痘則惶急饑走四十里往視面色非人日夜辛勤調護不寐者旬月而孤又善病太恭人口雖不言而心懷隱憂如捧盈而常恐其顛覆也恭人以夫殯在外歲時遙設祭奠輒北

向長號及孤年已壯奉命往求旅襯始製絮衣奉
母前此母年逾四十皆單衣蔽體不知有挾纊之
溫蓋恭人徒以殯在荒野長為風雪所侵凌故不
忍獨求溫暖然恭人不言而家人亦無敢有問也
恭人念姑年已老偶得食必先以進其姑姑晚歲
長齋奉佛恭人不敢異味於姑常與姑同茹淡素
及姑卒子婦能具旨甘則不復茹素然自奉常多
取其粗惡者家人或從問往事亦約畧言之然語
未半輒嗚咽不能成聲蓋其生平所閱歷有人所

難堪不能自覆述者如此也。於男子非至戚不見。嘗病胃疼痛甚劇。水漿不能入口。然終以婦人之手不得與他人診視。卒屏醫藥不御也。嗚呼太恭人以一女子當金氏存亡絕續之交。一心惟以鞠子為事。其濟則祖考之靈如其不濟有死而已。憂危困苦叢集其心。饑餓寒凍交迫其體。而太恭人一若冥然無知。獨身孤立於層冰積雪之中。卒使金氏之門烝嘗無缺墜而復興。然則太恭人之為功德於金氏者。殆非他人之節孝可同堂而語也。

太恭人執節六十有二年今已建坊崇祀矣

贊曰方金氏之流離遺孤未及周歲而附離他族
蓋其不絕者如秋毫矣太恭人以一人持之而孫
夫遂得累世貴顯上天之幽默無言而潛機密運
豈人世所能窺測哉

摹寫苦節令人涕滿眶而橫流生氣淋漓得史
遷之神髓矣

贈大夫閔公傳

贈大夫閔公諱振武字商巖浙之烏程人也公天
質貞粹幼而為子弟則無子弟之失長而為父兄
則盡父兄之教初執星海府君之喪一哀而成阻
鬱之疾遷延數載後遇醫者餌以疏黃數十斤乃
漸平復其於諸昆弟歲時聚處一堂相對怡怡極
天機之樂值公事則恂恂隨諸兄後未嘗敢越次
僥言其於後生小子直言訓誨之無隱教子弟以
立身處世之道及為文之法靡不正容屏息拱手

以聽者性嗜古授徒所得穀俸輒以購買書籍聞
人有異書則必詣門借取鈔錄手所錄書常盈滿
箱篋而尤悉心研究諸經其於尚書小戴記周官
漢唐注疏多所考訂發明以家貧薄遊姑蘇淮徐
間縉紳大夫之家爭延迎以考疑問業公循循善
教出其門者多知名之士作詩不以雕琢為能而
以抒情達意為適間作指頭小畫楮墨瓏玲氣象
飛動人多寶而藏之居家儉約衣裳敝垢不為意
館主人為製紗衣一襲深藏篋楮二十年視之如

新為博士弟子應鄉試凡十五科乾隆甲子始以
老不就試而方伯舉於鄉迨方伯官刑部而公猶
館於郡城嚴氏焉閔氏自莊懿司寇以來家門貴
盛浙西無其倫比其後中微而星海府君以文章
名一世公復繼之然皆遭逢不偶終老於諸生故
公之子孫奮興角列並登朝著天之所以報公者
甚厚而不獲饗其子之祿養此方伯所以抱痛於
心而對人言之未嘗不垂涕也

贊曰余為黟學博士巡撫託公檄令主安慶書院

因得謁今方伯於按察之司。方伯留與語。且賜之
酒食。今方伯在江寧。使人以其家狀來。命為作傳。
然後得聞其尊府贈公之賢。嗟乎。自古名卿鉅公。
之生。豈不以世德哉。

叙事蒼樸古健。似退之。贊文蕭閒簡遠。似子長。